

白蕉的印坛交流

—关于白蕉诗稿所钐的自用印—

平野和彦

前言

白蕉(一九〇七~一九六九),原名叫何治法。江苏松江人(一说上海金山人)〈注一〉。郑逸梅《艺林散叶》(中华书局·一九八二)第三二一七则云:

何白蕉去姓不用,径称白蕉,人误以为白姓。刘海粟早年亦去姓,径称海粟,人误以为日本人。

白蕉写下留传后世的许多关于中国现代史的论文,主要以兰花题材所画的水墨画,精通魏晋之韵的行草书和研究之余暇吟咏的许多诗词,都是以白蕉署名。去姓的理由在郑逸梅《艺林拾趣》(浙江文学出版社·一九九〇)的文章里有详细介绍。

他在《人文月刊》杂志上分期刊载的《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等论文开头都用毛笔写论文题目并署名。在该杂志刊载的许多论文当中,只有白蕉一个人亲笔署名。这现象值得主意。而和其他论文作者如黄炎培等人有所不同。这意味着白蕉艺术造诣的深奥。仅仅三十岁就以书法为世人所知的白蕉才能够有这种风韵和艺境。

在这里,通过白蕉诗稿(图一)上所钐的七方印章和其他几方印章,简述白蕉在于现代中国篆刻界的交往和贡献。

一、关于白蕉诗稿和其内容

关于白蕉诗稿,已作下了一些研究(《山梨县立女子短期大学纪要》二〇〇二)。在这篇文章里把它的主要部分再收录一下并提供参考。

作品形状如下。纸本,立轴。33、5cm×31、5cm。其内容有五言律诗四首。行草墨书。

留滞

留滞嗟何浦。家园不可居。
堂堂白日去。落落故人疏。
草木年时意。乾坤兵马余。
平生有微尚。颇挟万言书。

寄叔范浙中

历险闻无恙。如何绝好音。
人经尤患老。思到别离深。
断续还乡梦。栖皇报国心。
知君情亦苦。对酒每呻吟。

江浦

江浦一衣带。乡关路未遥。
米盐今日贵。儿女昔年娇。
不饮盗泉水。愁闻吴市箫。
王孙故流落。剑气总难消。

赠友

不作喧寒语。相亲意独深。
时吟七八句。日或二三寻。
适事无间议。论文更细心。
绦绦好风骨。若与世浮沈。

这幅诗稿的写作年代是难于确定的。可是每一首诗里都能够感觉到以诗而诗的山水田园派诗人的风格和他度过的时代背景。据说南社创始人之一柳亚子(一八八七—一九五八)见了他书画诗文极力赞扬为松江自古出人才〈注二〉。参加南社纪念会姓氏录」也有这么一段简介:白蕉,原姓何,名复姓,今以白蕉行,江苏松江人。工书,又擅绘兰,诗有五字长城之目。人文月刊主干(郑逸梅《南社从谈》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后来白蕉参加了新南社。

这幅诗稿上所钐的七方印章如下;

- A「幽思」朱文印(5cm×2cm·图二)
- B「江南白蕉」白文方印(1、7cm·图三)
- C「大吉」朱文方印(1、2cm·图四)
- D「虎变」朱文印(4cm×1、6cm·图五)
- E「蕉」朱文印(1、4cm×1、1cm·图六)
- F「白」朱文圆印(直径2cm·图七)
- G「江左白蕉之印」白文方印(3cm·图八)

二、民国印坛和白蕉

孙洵《民国篆刻艺术》(江苏美术出版社·一九

九四)云:

白蕉在民国期间,书名极大。四十年代中期,于南京太平洋路博览会旧址开展览会,某公从中作梗。险误揭幕。

邓散木斡旋其中,以白蕉治印解围。故时人谓,求印则更难,白蕉篆刻取径汉印,风泥,参酌权,量,诏版文字,有古秀蕴藉之趣。间仿宋元文人印法,愈发古雅醇厚,不同凡响。

惟不轻为人奏刀,故其篆刻作品流传甚少。

特别是学汉印,风泥的风格和参考权,量,诏版文字来表达出来的古雅特征,似乎被当时世人注目。

同样的记载还有“篆刻取法秦汉印,风泥”(《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篆刻取法汉人,间仿宋,元,醇厚而古雅,但不轻易奏刀”(《中国现代书画家印款辞典》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一九九八)等等。虽然白蕉是寡作的印人,但是其作品的评价却甚高。而且印坛交流也很广。

下面举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就是黄宾虹(一八六五~一九五五)与白蕉的书信。

《黄宾虹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九)刊载他亲笔与白蕉的书信。在此翻字。

白蕉先生道席顷诵 拙攻古陶十八玺印。玉石黄河,大江两流域在堇理中。手教并惠玉石文字拓纸二事,口荷无量。近十年来,新旧出土文物前所未有,不可胜数。攻读书籍,惜多未备。浙之瑞安孙氏,上虞罗氏,海宁王氏,虽於甲骨金石著录较夥,而於六国前秦古文无所收辑。罗氏文字征一卷,如口口口口等文字不言聊。魏福齐或以集为之。吴恪斋作古籀补,再补三补,录漏犹多。响拟纠合同人,分工合作。近粤友商锡永氏,关於古泉币得证。三代古图名三百余家。鄙人搜集古印收获不少。皆以佐证为据,不务空言。以仲我见。示拓纸圭口口口文字较晚。中有方印朝锡二字阳文甚明。余不可辨,未得左证。一字体返古而神气近汉魏。惟得以美术窥之。因外齐之美与三代内齐之美似。

别求教益之。此候 著绥 宾虹拜上。

在这封书信里,黄宾虹提到的《罗氏文字征》就是罗福颐编的《古陶文字征》。罗福颐在一九三〇年与《汉印文字征》合编出版这部书。一九三〇年,黄宾虹也有《善斋印录序》,《吴让之印存跋》,《陶玺

文字合证》,《古印概论》等著作(李路平·顾工《黄宾虹印学初探》(《西泠印社国际印学研讨会论文集》西泠印社·一九九八)。黄宾虹在此前,已经编集了《美术丛书》,做到了中国画学的一大成就。而且搜集古玺,汉印,风泥等的文物搜得非常多。对于古印的研究也很深奥。一九〇七年往上海以后,参加了国学保存会,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南社等等的活动。而且对于他的篆刻作品也有很高的评价。那就是李·顾论文评价为“黄宾虹一九三〇年将古陶文引入印学研究领域,实在有开创之劫”那样,黄宾虹是个非常杰出的印人。

另外,这封信里提到的浙之瑞安孙氏就是孙诒让(一八四八~一九〇八)。海宁王氏就是王国维(一八七七~一九二七)。粤友商锡永氏就是商承祚(一九〇二~一九九一)。他们都是当时中国考古界的代表学者。这封信的内容可以说反映了当时的中国最尖端的考古成果。那么,以这封信为证,白蕉在考古方面已经有很高的成就。

第二个是和齐白石(一八六四~一九五七)的交流。

陈祖范《近代书苑采英》(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一九九二)云:

三十年代画苑有过这么一段掌故:大画家

徐悲鸿曾经陪白蕉走访白石老人。同道论艺,谈言微中。席间徐悲鸿请白石老人为白蕉画芭蕉。老人执笔踌躇,说天下可没有白色的芭蕉,画绿色的吧,又太俗。你们看画一幅墨蕉如何?白蕉首先表示同意。老人兴来之笔,使这幅芭蕉画得极其出色。白蕉兴冲冲地携回,悬作案前清供。

这段掌故虽然是画家之间的交往,但是也可以说是有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创作的体会和经验的。白蕉和徐悲鸿(一八九五~一九五三)也互相钻研绘画(注三)。郑逸梅《艺林拾趣》也云:“徐悲鸿和他以绘事相切磋,当十年内战期间,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一些难民,流离失所,他和悲鸿各出画幅,开书画展览会义卖以赈灾。”齐白石无论也是一位著名的画家,而是一位北京印坛的篆刻家。齐白石的风格受到了丁敬,黄易,赵之谦,吴昌硕等各样的印人。那么我们十分能够考虑白蕉受到了齐白石篆刻艺术的薰陶而他表现在其印章上的刻风了。

第三个是和邓散木(一八九八~一九六三)的交流。

郑逸梅《艺林拾趣》里说到许多和邓散木的掌

故。郑逸梅云：

白蕉和邓散木，为一时瑜亮。我既记散木，不能遗漏白蕉，可是因循没有涉笔，直至最近承散木夫人张健权偕白蕉夫人金学仪来访，畅谈往事，得悉白蕉生前的种种情况，增添了我的撰述资料，且这些资料属于第一手的，是多么可喜可珍啊！

可以知道，这本书的内容是第一级资料。郑逸梅云：

和白蕉交往的，都一时名流。除陶遗，石子，散木外，据我所知如姚鹓雏，和他更为莫逆，一次，鹓雏鬻书海上，白蕉为他宣传介绍，不遗余力，并托我在报刊上撰文揄扬，这时鹓雏生活奇窘，不得不赖此挹注，况二人都是我的好友，自当乐为之助理。

就邓散木的交流云：

和邓散木举办杯水书画展，支援抗战，所谓：“杯水”，无非取杯水车薪之意，虽无济于事，聊表一片报国之心而已。

又云：

白蕉在艺术上，是多面手，复擅铁笔，所刻无论白文，朱文，半朱半白文，方印，圆印，都各有风格，或如古贤道貌，或如时女靓妆，或王郎拔剑，或如屈子搴芳。他和邓散木相稔熟，或许多他的篆刻，多少受到些散木的影响吧。

《近现代书画家款印综汇》（上海书画出版社·二〇〇二）、《二十世纪中国书画家印款辞典》（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二〇〇二）《中国现代书画家印款辞典》（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一九九八）等资料刊载的白蕉自用印中，确实有受到了邓散木的影响的印章。一九四九年，白蕉和邓散木合作《钢笔字范》（万象图书馆）〈注四〉。另外还有《近代书法大成》（台北生生印书馆·中华民国七四年）所刊载的几种书法作品。这编儿书的编者所征集的是当代名家书法。其中有《行书临范》和《草书临范》两册。《行书临范》刊载白蕉，邓散木，沈尹默，赵叔孺，谭延谭和吴曾善的作品。白蕉的书法都是小简。每件小简后，都有铃印〈注五〉。《草书临范》刊载白蕉，于右任，张继，邓散木和溥心畲的作品。白蕉的书法是《草书基本运笔法》和《草书临范》。每件作品后，也有铃印。其印章中也有学邓散木的风格的（H·图九，I·图十）。

上面列举的例子都是以书法为主的交往。但是，这些事实里头，十分能够看得出白蕉和现代篆刻家

的接触和其互相交流。其交流范围广大。在海上印坛，北京印坛，广东印坛都有密切的关系。

结语

白蕉诗稿上所钐的三方印章（A，D，E）和《草书临范》所钐的一方印章（H，I），已在上面对应的几本辞典也没有刊载。另外还加上一张扇面上所钐的印章（J·图十一）〈注六〉。这些印章的面貌是多种多样的。郑逸梅用“铁笔”两个字来介绍白蕉的篆刻。说得惟妙惟肖。白蕉的篆刻确实着重笔意。每个印章里都能够看得出他毛笔书法的成就来。这就是白蕉篆刻的特色。

白蕉撰写的《书法十讲》〈注七〉里自己云：

近代发现甲骨文字，在甲骨上漏刻的地方，发现朱书，墨书，证明书写工具为毛笔；又铜器铭文亦是用毛笔先写而后刻，那么可见毛笔，墨已流传于三千年前。而鲁孔庙中的石砚，认为是孔子的遗物，亦不是不可信的（第一讲《书法约言》注二）。

随着三十年代以后的考古学的发展，把它引进印学来思考的不仅仅是黄宾虹，其他也有许多印学家也是如此。白蕉也充分地研究“刻”和“写”的关系来，把自己的思考要点归纳于《书法十讲》（第十讲《碑与贴》）而表现在刻印章的工夫。这可以说是很难得到的艺术成就。

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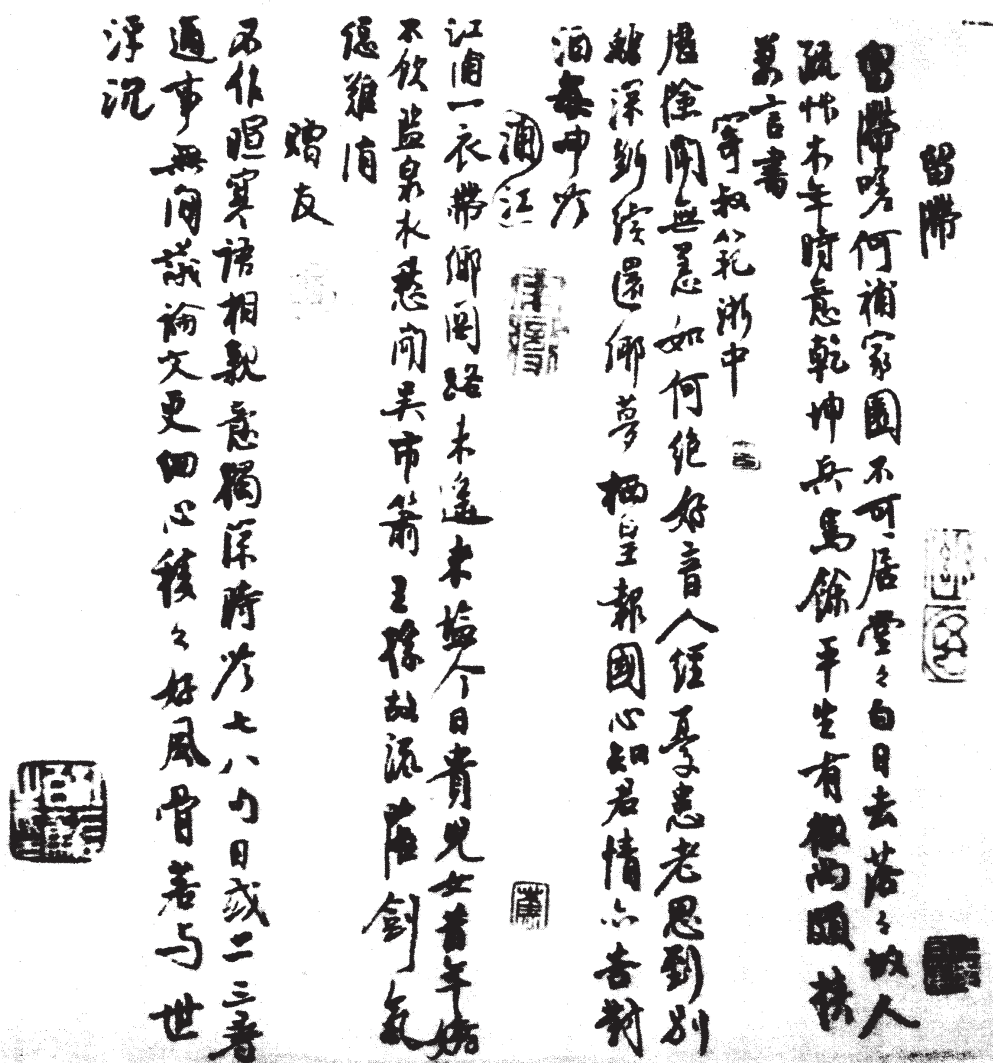
- 一 《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上海美术出版社·一九八一），《中国当代美术家人名录》（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九二），《中国现代书画家印款辞典》（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一九九八）等书，都作“上海金山人”。
- 二 金学仪《书法十讲》前言（《书谱》总三十一期·香港书谱出版社·一九七九）
- 三 《徐悲鸿艺术文集》下册（艺术家出版社·一九八七）刊载徐悲鸿给白蕉的书信。其内容有关于绘画创作的本文省略。
- 四 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文化科学·艺术（书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四）
- 五 郑逸梅《艺林拾趣》（浙江文学出版社·一九九

○有记载云：“在当年平衡（襟亚）所辑的《书法大成》上，影印了白蕉的行书小简，不但运笔飘逸，措辞又隽趣。”这本书的开头有沈尹默作的扉。又有平衡的识语。卷头语也是平衡写的。郑逸梅所说的《书法大成》上的白蕉行书可能是这本书刊载的《行书临范》。

六 私藏扇面。图版省略。

七 分期刊载《书谱》总三十一期～四十一期（香港书谱出版社·一九七九～一九八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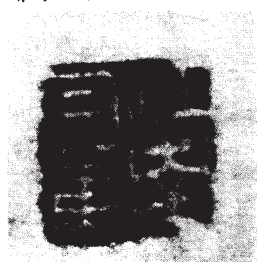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三〉



〈图五〉



〈图六〉



〈图七〉



〈图八〉



〈图九〉



〈图十〉



〈图十一〉



